

炎夏的中午

院子裡的石榴花開得通紅，蓮荷的清香，隨著風飄滿大地，鳳凰花也一簇一簇地綻放了。蟬鳴蛙叫，迎接著盛夏的光臨，也迎接著炙熱的洗禮。

中午，天空晴朗得像一面淺藍色的鏡子，驕陽高高地掛在天空，露出傲慢的笑臉，更如火傘高熾，更如蠻牛暴躁，虎視眈眈，閃爍著灼人的光芒，像火球般的滾燙，強烈地掃射大地。

大地上熱烘烘的一片，沒有一絲兒風，沒有一片兒雲，空氣中唯一散佈著的是陣一陣的熱浪，充塞了天地。蟬哥已經躲藏起來了，鳥兒也不敢在枝頭歌唱，魚群更深深潛在水底爛泥中，岸上的楊柳垂頭喪氣，其他的樹木，也都彷彿垂死地掛著葉子。整個大地，在炎光的燃燒下，呈現一片死寂。

火焰般的陽光，射在窗外的白灰牆上，所有的熱氣似乎都向我的房間推送。我坐在房裡，背後的壁上恰如燃著煤爐一般，熱氣從皮膚滲入心裡，汗水卻從內肺裡透了出來。我用毛巾揩汗，卻越揩流得越多，像那大雨般自高處直淌下來。一檔的電扇，在這時完全失去了作用。忽然從熱騰騰的空氣中傳來賣冰棒的喇叭聲，我不自覺地一躍而起，衝出門外，照顧照顧他的光臨。

小黑狗躺在屋簷的蔭處，張著嘴，伸出了長舌，不停地喘著息；原來揚眉吐氣的公雞，也躲在草堆中，似乎已失去了昔日的活力；馬路上原來硬邦邦的柏油，現在卻如軟綿綿的蛋糕；路邊的石子被曬得會燙人的腳，大路左邊的「黑龍江」，從臭泥裡冒出無數混濁的水泡，傳來一股熱腥氣，使人噁心。

我丟了冰棒棍，拿著一本小書，跑到對面的濃蔭樹下，依著樹幹，享受著些兒的涼風，欣賞著在炎天下那一片金黃的稻浪。